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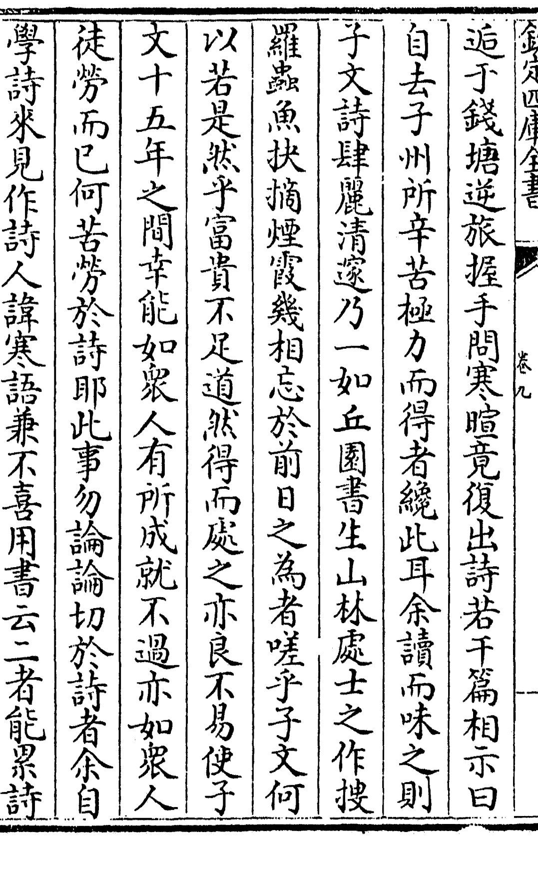
剡源文集卷九

元　戴表元　撰

序

湯子文詩序

丹陽湯子文官余州時余方為民萬山中勢不得相往來而子文數數以詩見交余重謝其意而心賢之闊絶十五年以為子文去而翺翔江湖之上當已執士大夫之珪乘客卿之車而開通侯之封久矣辛卯孟春忽邂



逅于錢塘逆旅握手問寒暄竟復出詩若干篇相示曰自去子州所辛苦極力而得者纔此耳余讀而味之則子文詩肆麗清邃乃一如丘園書生山林處士之作搜羅蟲魚抉摘煙霞幾相忘於前日之為者嗟乎子文何以若是然乎富貴不足道然得而處之亦良不易使子文十五年之間辛能如衆人有所成就不過亦如衆人徒勞而已何苦勞於詩耶此事勿論論切於詩者余自學詩來見作詩人諱寒語兼不喜用書云二者能累詩

是矣然古詩人作寒語無如淵明最多用書無如太白子美而三人詩傳至今不見其累之也今吾子文詩二禁俱廢尤有爽然於余心者哉子文所居丹陽古詩國令交游風流可稱者有誰其江山髙秀余平生雅愛遊處也旦夕從子文歸而求之詩在是矣子文名炳龍

陳晦父詩序

世多言唐人能攻詩豈惟唐人自劉項二曹父子起兵間即皆能之無間文士至唐人乃設此以備科目人不

能詩自無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江浙諸公既不以名取人詩事幾廢人不攻詩不害為通儒余猶記與陳晦父昆弟為兒童時持筆槖出里門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屋科舉其得之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間有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人不齒録惟天台閻風舒東野及余數人輩而成進士早得以閑暇習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務每遇情思感動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傳諸人譬之方士燒丹

鍊氣單門秘訣雖甚珍惜往往非人間所道愛久之科舉場屋之弊俱革詩始大出而東野輩憔悴老死盡矣余亦髮髮種種晦父在當時年最少且復五十餘作詩方工天固將遲其成使之行名以遇於世乎晦父詩凡若干卷疇昔已經閣風翁稱道者余不復舉舉自括蒼以來縝而通清而有餘妍編諸唐人庶幾升堂而入其室者也大德丙午孟冬三日叙

洪潜甫詩序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絶無唐風其博贍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為沖淡沖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為然及其久也人知為聖俞而不知為唐豫章黄魯直出又一變而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為魯直而不知為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為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為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

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為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
枵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為唐唐且不
暇為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同
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揺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
安洪焱祖潛父潛父詩優游雋永處不減宣城沈著停
蓄往往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為
之驚喜賛敬恨相得晚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强
志於書方無所不觀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

而趨唐入室而語古不患不自得之余憊矣不能從也

大德八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酸鹹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無味溫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製之能使之無性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託於諸物各不勝其為迹也而善詩者用之能使之無迹是三者所為其事不同而同於為之之妙何者無味之

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勻無迹之迹詩始神也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歷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初顰呻蹙縮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為之之久積之之熟則又慉然資之以為樂戊戌之冬遇錢塘瑞石山許長卿於逆旅中與之商論及此長卿曰夫我則亦然葢長卿生於二千石之家嘗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

東諸侯之幕府最後遂為文相國知用志既不展則幅巾布衣浮沉民伍故其詩徘徊窈窕情鍾意劇如高漸離李龜年之過都歷國驚欣而悽愴也噫嗚慷慨神張氣旺如唐衢莊舄之懷人思土若不顧居而中不能釋也登山臨水留連暢洽如宋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所適也掃門却軌呻吟沉著如虞卿馮衍之獨行無與而莫之悔也嗚呼玆非余心之所同然者耶玆非人情世故之所託於無迹之迹者耶雖然長卿之齒在余後

而才氣在余先非泊然無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為比無室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呉松震澤間鸞翔氷峙見之使人毛髪清竦旦夕幸西游或當就而問之此中多車馬塵非論詩所也

李元凱詩序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猶及識長山葉公其稍後則梁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相莫逆者也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猋起為執政侍從諌諍官

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僑儒寄客依之成聲然至於談鄉曲學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歉然各有所避讓每私居盛集長山翁幅巾癯肩專席中坐南伯國器之徒攝齊群趨執簡交叩如師弟子惟子奇以嫌在遠不得至會所覩其一時會合風致浮沉雅俗餐吐華實真如建安鄴下元和鄠城之適而今想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坊中逢蔦風雨之舍問其年與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問其

族其父兄疇昔與余同集於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
凱老而好詩呻吟囁嚅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
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為詩之曲折悲歎
炎涼之感盛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古近之發開懷抵
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嗟乎元凱乎夫身既已老
而窮而方好詩以遊遊將何之而詩復將為何用顧為
詩亦窮不為之亦窮吾人姑毋尤詩惟遊當少止元凱
歸山中疏少微清冷之風以為絲笙釃石林沆瀣之泉

以為醪漿委蛇行吟徜徉醉歌詩不少康乎為我問訊長山翁子竒南伯國器之徒之子若孫其亦有可與元凱同遊者乎

董叔輝詩序

吾搴化前百數十年時地理去行都遠士大夫安於僻處無功名進趨之心言若不能出諸其口氣若不欲加諸其人閉門讀書以遠過咎耕田節用以奉公上雖無當塗赫赫之名而躬行之實為有餘矣渡江以來鄉老

之書天官之選信宿可以驛致加以中原僑儒裹書而來卜鄰而居朋儔薰蒸客主浸灌編户由明經取名第者十有八九可謂詩書文物之盛而過飾之器必渝其素倍華之末易朘其根於是平時恂恂自重之夫濯纓鼓篋為時而興居有喧謡諷歎行有通名投贈聲華氣韻豈不愈偉求其復為前日悃朴默訥之俗何可得也董君叔輝之族為硯溪寺下潭頭三院當其盛時儒衣乘軒飛蓋者幾累百年然諸老大抵專以躬行明經為

本故雖門户俱相頡頏鄉閭乃最稱獨為長者至於詞
章學問淹注發泄無所不具而不肯琢刻鏤繪而為歌
詩謂之江湖技癢恥而笑之以余所聞惟叔輝之遠祖
耐叟叅軍有集藏于家其詩近樂天近世静笑翁方嚴
簡重不輕語語出必該涉名教其詩近康節少充鄉貢
公每見人即說張武子姜堯章作詩家法而不作詩即
令文獻凄凉前後行輩荒落殆盡而叔輝孤承大宗遠
紹墜業窮居教學之隙大肆其力於詩詩之成家無一

不學而尤酷好余作見輒稱獎余投老空山單行無徒
亦喜叔輝時時佐之值一篇成相與倚桐葉爲歌而折
竹枝扣牛角和酬以爲樂及是以嚼蠟編示余求評余
評不評於嚼蠟編未能輕重抑嚼蠟之成非一味叔輝之
世其醖釀之積採擷之勞非一朝一夕矣遲其熟而嚼
之其甘苦辛酸之變亦已詳且悉矣故余惓惓先之以
諸老躬行明經之本若食之祭先炊飲之祭先酒然不
亦可乎

趙生詩序

往歲余遊金娥山中值天大雪上下岡澗一色急投寺門回顧已無行蹤寺僧欵余附火坐定問案間何書乃張武子詩一巨編因取諷之窮昏晝不厭僧見余嗜之甚云有能詩趙翁纔去此可三十里許甚恨無畧刻從容機便不得相接叙也遲晴上大梅山訪保福護聖趙翁在焉葢余里閈前輩出所謂秋汀詩詩中交游名字往往有白玉蟾紫厓諸公亦及與張武子父子甥舅間

相浹余心異之夫白玉蟾以仙紫庢以俠張武子以文令人談此三人令人翛翛然有宇宙外意而翁周旋其間良可人哉遊大梅山歸後翁死翁之子景嵩今又能以詩示余余晚學不能知詩而知世間如白玉蟾紫庢張武子諸公必尚有盍徃遊而求其人乎

國南仲詩後序

徃時國温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嘗熟遊其門值衣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為詞宗賦

伯談辯縱橫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衆容停喙聽其談嘲以為笑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諸君皆薄詩不為使君居席端兩容之余間起遮使君挑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搖首閉舌不語然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死使君歸自温州亦即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巍然高臥閬風香巖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時得一相過從閒去歲又亦棄我去矣嗟乎余之悾悾乎其處於世

豈曰不遇而今若是乎於是零丁忡憪神消氣懾若孤
行無鄰若中渡奪檝有儒學子褭詩一編邂逅錢塘客
舍叩之其居寧海其氏國其字南仲其名熇葢使君季
子而余故人也發其編閱所為序東野公也問嘗識俊
甫否曰吾鄰且父友也逆而計其言當余在使君傍問
詩二公時君垂髫跟蹡知狀也余為喜慰甚喜以幸使
君之有子慰以私其孤窮而將振其陋也然君方欲余
評詩君詩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爐鞴風姿格力

已超脫凡近至於年加境變則識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然則是行也君歸而行吟坐嘯於南罔北澗之間翛然而喻矣

長汀和漁歌序

長汀和漁歌者州判官吳公熈載之所作也奉化之為州其右連南明跨沃洲陰岩困盤崇嶺疊積行人經從值天凍冥非篝明挾群不可以縱適其左蓬萊瀛海首風駭浪舂翻吞嚙晝夜變態雖好遊之客亦不得安意

而處惟州之背腋通塗坦夷平達於北渡不五十里而清溪貫之紆徐縈迴水行者以舟程折計凡七十二汀近州之汀稍長謂之長汀汀人多漁每風休月淨時輕蓬小艇往來如織忽窈窈聞漁歌聲與鳴榔相交意像森悄非復人境汀中父老又相傳唐時有葉法師修真結壇汀津而白龍嘗來聽法又憨僧持布袋行丐市井一日因裸浴汀潭而人見其背上有眼驚怪禮拜稱為古佛雖非事之必有要其山川元氣噴薄隱見自應為

仙真神佛之所棲託熈載之從事於是州長官之賢者禮而慬之專者簡而安之吏民之能者親而孚之不能者柔而勸之故居其職少勞而多暇獨喜為詩詩成名之曰和漁歌歌不能為漁作而作之趣與漁合又實常以公檄過從漁汀諳其風俗嗜好音節態度出語輒能道漁意汀漁安公之政樂公之為人見公之來喜動眉睫往往詩方脫編而汀漁已傳相成誦自下車至解印通作若干篇清純縝美如其性行一一可繕録昔元次

山有浯溪詩劉禹錫有湖南竹枝歌近世名賢宦跡所歷惠愛不可忘者皆謡其篇章長汀之歌其為吾州琬琰之鎮筌鐘之編乎至大改元之季春既望叙

朱伊叟詩序

往時吾州晁磯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交游相為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尤也於時浙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泉集而吾州尤為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晁磯之徒

雖鶉衣芒屩塵垢滿面徒行於市井之間人豈有蕲蕲者哉自余為兒童猶及見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遊或藏重草廬中莫不皆有王公之高千駟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此豈不亦可以浩然無憾於世乎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于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樂而伊叟示余手抄詩一編讀之藻艷律熟於𡾟磯時時過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遊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為之

名雖相知如余輩聒聒何足為伊叟損益因相為扼腕太息而伊叟一不以為意惟殷勤欲知吾詩可不可何如耳是其中愈非俗子所可窺測遂留其編篋衍而書私情之感慨者以復伊叟云

劉仲寬詩序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

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録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為快已而得應科目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諳其鄉士風俗已而得官學江淮間航浮洪流車走巍坂風馳雨奔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雖未能盡平生之大觀要自胸中瀟瀟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展轉更涉世故一時同學詩人眼前畧無在者後生輩因復推余能詩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因不敢勸之以遊及徐而攷其

詩大抵其人之未遊者不如已遊者之暢遊之狹者不如遊之廣者之肆也嗚呼信有是哉番陽劉仲寛自其鄉裒詩數十百篇東來不肯妄以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余讀之終帙其適整而鎮飭者升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摩黄豫章之壘訊其所以然非過從經歷足之所及目之所獲則一語不以營于心而諷諸口今觀卷中山川草木雲烟虫鳥皆有余往年經行蹤跡無遺落者仲寛蓋似與余不同謀而同法也抑仲寛年方

盛仕方開材良氣鋭遊恐不止於此方當裹糧載筆與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弦歌二南之風笙鏞九成之音其次尚當頌碧雞賦洪都歌于蔿于以發揚太平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衰窮拙陋者之所可知已

方端叟詩序

余於吳興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疎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遊

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為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嘻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既以飢窮裹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作詩不過如李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者此余自叙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略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

則不然吾自喜為詩以來遊江漢淮鄂最久江淮漢鄂間諸將吾識之幾盡異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取諸其寄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樓草樹之與鱗禽魚兎鹿之與群外之榮枯喧寂之役内之悲歡强弱之變是不一態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而異也而子何以若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懲焉既而端叟示余一巨帙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之方與桐廬近

學詩者大抵祖玄英先生玄英詩既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清謹余知其為玄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吳僧密古師詩序

人之能以翰墨辭藝行名于當時者未嘗不成於艱窮而敗於逸樂何者材動物也詩人之材其於翰墨辭藝動之尤近而切者也彼其營度於心思綿歷於耳目諷詠於口吻辛苦鍛鍊百折而後以其成言裁決而出之

而詩傳焉其得之也勤其發之也精使有一毫昏憊眩惑之氣干之則百骸九竅將皆不為吾用而何清言之有乎今夫世俗膏粱聲色富貴豪華豢養之物固昏憊眩惑之所由出也吳僧崇古師生華亭錢氏世家當錢氏全盛時余婦舍與之相連屢過之軒紱填門蹹詗塞途歲時節朔休沐子弟褒衣靚飾嬉行庭巷略與四姓五侯家貴游何異崇古師娟娟然在鴈行中不知其何以能别異於人也齒日加勢日專而事日殊崇古師之

所交吳人也所見所聞吳事也計其心雖欲不為吳不可得闊絶二十年余再來練塘張湖閒壯年歌游處所一一無復故物獨烟林水鳥相顧徘徊太息頗欲捐棄生理訪張李鷹天隨生之遺蹟而隱焉有緇袍而癯者袖詩一篇䁥余閲之清駃而不枯抑怨而有章諗其剌崇古師也訊其族華亭錢氏也嗚呼使崇古師猶有其家富貴豪華豢養之具所以昏憊眩惑人者去之不盡不苦其心不動揺其肌體豈暇若是專於詩耶葢天快

其疾而納之以清能靈識此可以為崇古師賀而不可以為弔也且又同時貲權相先者既皆歸于灰飛煙滅而錢氏子孫乃今猶以詩著不又重可幸歟崇古師勉之大德戊戌歲仲冬日南至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圓至師詩文一卷師諱圓至字天隱江西高安姚氏子父兄宗鄰俱以進士科目起家獨喜為僧江上兵事起即去依袁州仰山雪岩欽禪師至元中自淮入浙依承

天覺菴真禪師天童月波明禪師育王横川鞏禪師二十七年復歸廬山越四年建昌能仁虛席郡牧趙侯移文請居之二年竟棄歸廬山卒於大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上皆吳僧行𣆶師所記圓至師在天童育王時余適授徒郡郭屢相遇於親友袁氏舍每見但好奕棊勞形苦心拈子移時囁嚅不即下骨貌素癯不善飲啖一語不肯為人說詩文性似厭聒然退而出其所作清馴峭削殆以理勝𣆶師又言在承天時亦留磧砂三年

磧砂兕師所居有賢遊從佳館穀留之甚安既不得已居廬山愈多病兕師嘗南泛長江問其安否今死又懼遺藁散墜為掇拾刋木磧砂以傳其氣義可謂能始終而天隱為少慰矣師可傳不但詩文今世言禪者亦多推天隱又或號筠溪牧潛云

兕師詩序

藝之於人有好之而不厭者以其樂也苟所樂之在此他雖有可樂者不好之矣千金之家終日吹彈綦蹴而

窮閻窶夫皇然摩鐧洒削雕鍛刌贏餘以給妻子此二

途所為樂不同而樂於所自養者同故當其疲精神窮

昏晝忘飢渴而為之雖使師襄放叟歌周南誦離騷於

其側有不能暇聽何者所樂不存焉故也浮屠氏之枯

空淡泊草衣而木食戰居而野游無富貴繁華之美於

其心無貧賤急迫之勞於其體其於人世一切之累舉

不可以相及而詩之為藝出於人之精能虛覺勞不撓

形清不膠物又非若吹彈棊踘之鄙褻而難成摩鐧洒

削雕鍛之喧煩而為美也則樂而好之是固其職余之少時往來西湖三竺閒見其徒能此者不一令人愛悦甚時雖未能學詩學之固未能精因亦以為彼山林世外人適當然耳一來省事屏居同時先輩士大夫翁忽向盡始好為人説詩以為樂尤喜與山林無世累者游而所見聞一不如昔戊戌已亥歲有魁師自吳中來屢相接前後袖詩貺余累十百篇指斥傾盡寄屬沈著讀其詩繁者鏘遙音簡者涵淳風究而訊其能奔駒縱鶻

搴拔俊聳飛丹幻寶閃爍迅發蓋於余少時所愛悅有過之無不及也嗟乎師之詩至此信其所自養與好而樂之者異於人耶將視他人以為異而在師能之則固適然耶閩師所居吳中有良父兄别業藏書致客規模風指凡皆出人意表師所以能縱游博交耳目肺腑豁無鄙滯者亦有以成之而然也余家大處士晚年吳中好事者經理佳山林館留之逰遷遂居吳中余窮困何由就師結詩鄰乎

珣上人删詩序

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至者為文而人之文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皆出於自然惟夫詩則一由性情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而材力不與能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豈得不有詩而然哉珣上人學佛氏之道違世避俗與木石並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以常情論之顧獨喜為詩出所作十百篇示余謂余曰為吾删之余疑而嘆焉夫古

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支遁佛圖澄二人者於其時最號能言能使國君大臣公卿子弟人人傾聽之然其言傳者甚少將其所為言與今浮圖之言不侔乎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教益衰詩律濫觴於是其徒始有棄其空空之説而以能詩鳴于世者蓋兵亂已極衣冠之流鉛槧之士逃於其類而為之非佛氏之為教或當然也上人本三石陳氏儒家子年未四十氣貌嗒然如不欲語今又厭詩之繁而務刪之是不待年

老而能簡於言者歟夫由佛氏之說則不無如言由吾之說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幸思之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識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一年嘗為序所刪詩者也還鳥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拜丘墓禮畢循溪行恍恍若有所失有衣緇褐之徒脛其行縢而來葢東玉宅里在焉余邀歸信宿見其雖習為超世忘物之說而溫篤孝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别出一編眂余曰子昔所歎於

吾詩者吾刪之旣矣吾歸而諗之吾法於吾徒之言有所不屑而何子言之須乎雖然必為我竟言之余聞而益疑葢佛之説異於吾之説者不獨此也吾以百世千萬世為久而佛曰是旦莫之駛爾吾以九州四海為廣而佛曰是得其地初無幾何爾吾以生人以來莫堯舜夫子為聖而佛曰是聖人於人間世而已爾其大者若是自餘刑名器數民物事為宜無所留於心而況飢渴寒暑之感昆蟲草木之喻嚶嚶然呻吟雜擾以為辭者

視之何直劍首之吷哉何東玉遺於大而未能遺於小也吾觀東玉行應法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東玉之道於今為盛截其輕單無累之身輔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何入不可得余憊矣不能從也家有三老人方謀傭賃山樊之間動揺筋骸以治養具于其暇日修閱種收之書與溪丁野稚講而治之幸而征法不加饘粥無絶上下相保優游天年斯既多矣他日東玉遊行而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瓌閧詭觀以發

藥其敝陋是則余所望於平生還往者也餘何有哉餘何有哉

余景游樂府編序

詞章之體累變而為今之樂府猶字書降於後世累變而為草也草之於書樂府之於詞章禮法士所不為余於董時亦棄不學及後有聞乃知二藝者本為不悖於古而余所知特未盡也今夫小學之家鈎毫布畫一人意而刱之千萬人楷而習之者世之所謂正書而古法

之壞則自夫正書者始也故篆隷而為草草之自然其視篆隷相去反無幾耳國風雅頌古人所以被弦歌而薦郊廟其流而不失正猶用之房中焉此樂府之所由濫觴也余嘗得先漢以來歌詩誦之大抵樂府而已宋梁之間詩有律體而繼之作者遂一守而不變聲病偶儷歲深月盛以至於唐人之衰而詩始自為家矣其為樂府者又溢而陷於留連荒蕩杯酒狎邪之辭故學者諱而不言以為必有託焉陳禮義而不煩舒性情而不亂

其事寧出於詩劉夢得有言五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樂府之道豈端使然同鄉友朱君景遊自絕四方之事捐書避俗日課樂府一二章有所憤切有所好悅有所感嘆有所諷刺一繫之於此編成久之不敢以示人而先私於余余躍然曰此固疇昔所悔以為未及盡知者也君强記洽聞法度修謹故其所作援古多而諧今少覽者多有以余為知言歲陽在玄黓陰在敦祥良月晦日剡源戴表元序

王德玉樂府倡答小序

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養源處靜輩商略樂府往往花朝月夕皆能自為而自歌之余雖不能輒從旁拊掌擊節稱善亦一時之快也聚散三十年升沉工拙是非賢否悉所不問獨江湖交友過從之樂時時未能去心耳覽山陰王德玉此卷令人恍然慰喜然德玉世家學問詞語佳處自不減吾仁翁其所從遊永嘉陳用賓淳安胡天放諸公皆耆儒名輩醖藉自重亦無養源處靜

留連放蕩之態余末路得翺翔其間良可自慶惜乎材
思益衰無以映發聊作小序附名篇端譬若侏儒顧優
而笑曰彼長者豈欺我哉元貞乙未孟春十日剡源戴
表元序

剡源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謄録貢生臣黄嵩齡

剡源文集卷十　　元　戴表元　撰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至宋之乾道淳熈間始有以學行著又百餘年而遂為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賢師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深而譜牒不立夫世代

愈深則恩疎而忘祖譜牒不立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
監進士垚字叔高慨然以為病家詢户問旬纂月緝凡
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
精力之所可得而及者蒐討略備亦既可譜數世蓋已
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力之所不得而及雖孝子
順孫夫如之何哉一日偶得先世嘗為浮屠氏之教者
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以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
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

積必待二十年之久然後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為譜度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若進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緒殫勤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嘆而不及者也進士君作譜兼有書法其男子長而能為人子弟若父兄其女子嫁而能為人婦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備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既成其群從兄弟之賢而有力者又相與糾合其族人使行為一第以五行相生之義第為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

迥而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窮老癈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為條畫以賙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孫甚多惟祖長官者自別其望為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得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葢古之所謂同姓昭昭穆穆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別土疏支別

屬有慶弔或絕而婚嫁不容以相通謂若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已而近世自其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余嘗見廬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寄食他氏稍長大發憤問學即痛念宗緒之凋疎而為之訪求纂緝定次為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知族姓所自出者則無以別於禽獸葢深切齒於此矣一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故眉山之譜祖味道而南豐公宗鄫子然亦臆度倚傍而言之

爾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昔喪亂以來族愈大者散失愈深而混奪愈甚則雖有賢者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有夔者以譜示余閲之由其高大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國左臣絲牽繩連可數者五十世又由楚國左臣而上通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日盡也嗟乎美哉間嘗問其故則潸然曰夔之生也幼而孤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忘焉而為此也且非我也獨能之雖生之晩而凡

翁氏之顯人靡不知也姻連中外有所可知於翁氏者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幸而備余於是既為傳録其大略可備攷證者于家而有感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賛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學云元貞丙申歲李春既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東義復以盛徳者起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

舉族幾無布衣葢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于鄉于漕于國于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即進之大廷策之第為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即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内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内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内優優

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為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為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為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為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興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

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
堂列宇作為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考而舊
譜亦再以燬燹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為懼
日夜以所記憶精詢備葺而譜得畧完惟是漏落者不
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為之憮然不寧而徵言於余
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為硯席交知其事不為不熟且
亦自懼宗祚荒涼後有問閥閱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
對因以身履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

夢萬一或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鼀鑑建炎備禦録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已酉秋季既望剡源戴表元書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鏘鏘然能用其文辭氣誼行名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然其家單矣自餘往往清純自持純甚者業醫聞其先人世精醫醫全活人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賢子孫云每鄉國

大比若試於禮官臧氏昆弟子姓群然斕斑籍中葢亦可謂盛矣而鄱陽之族余以遠未之聞焉丙申季春始識廷瑞於宣廷瑞鄱陽族之鏘鏘然者也鄱陽距宣尤近其來宣者言其族之在其州猶其在吾州者也於是加嘆慕焉既而廷瑞出其世譜載其著者爵位名字凡鄱陽與吾州之族皆備又附繫遺文人為一編嗚呼富哉昔太史公既廣覽奇書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而自序家世舊文如劒論等類亦不遺棄王仲淹稱其先

人銅川府君以上人人有述仁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瑞之作視二公尤廣當學衰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志為尤可尚也惜乎余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嘗中童子科當仕矣今猶强力而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廉譽進為於時天庶幾未忘臧氏也哉

褒中雜詠圖詩序

異時聞關陝多奇士其山川峭深風氣清厚懷珍負異而隱者可以為鄭子真逢時撫運而起者可以為諸葛

公皆無所愧怍於人世而惜強壯之年道里隔絶不得接識其人以為不慊迨於混一車馬廐置可相往來而老憊及之所居又海濱遐壤非進趨當世者所屑至以故常有齟齬窮陋之歎乃不自意諸公憐其無營薦授之一秩得以職事受察於今江東廉訪僉事王公而因以講聞先大夫褒中先生之為人先生博學而通宏材而潛余也何足以知之而僉事公淵源文雅猷為器業川騙霆行春煦霜肅寛不容姦廣不劌物觀公之施於

身達於吏民推其本於家庭者可以得先生萬分之一焉先生嘗著褎中雜詠若干篇隱居之懷經濟之識陶寫具備其在憲臺商左山魏中丞闔徐二承旨之流皆為之叙述稱賛氷江南髙郎中趙學士復寫諸畫圖以相映發余實不揆輒亦附辭各題之下以致想像尊慕而併書所以然之故于右方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先生有焉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冬十二月望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人之常情以物與人而人能守之不失則愛之也愈甚天之與物於人其何獨不然天之所與人之物莫貴重於其身而又與之以守其身之物曰禮義人受天之所與而能守禮義不失其貴重之身者天亦不失其愛而常扶持之故孤㷀寡弱之家艱闗勤苦百折能行人之所難行則生於其門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而其人必康强壽考及見幼穉之成而身厚其報此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必至如炊之食如種之穫可坐而待其熟也浙

東部使者拜降公之母太夫人徐氏生公而寡太夫人
秉不欺之節躬靡它之誓內謹祭饋外勤師資朝咻暮
祝動不違正迨公業成名立遂陪台垣儀憲府出藩入
從左侯右伯而太夫人魚軒絲衣委蛇就養金盟錦誥
便蕃受寵人以為康强壽考享禮義守身之報而取愛
於天者豈不在兹乎巳亥之夏有命即所居第旌表如
式有司題其門曰旌表節婦徐氏夫人之門轟轟乎義
風熾乎當塗洸洸乎頌聲流乎寰區於是縉紳士大夫

修其事者咸作為歌詩以播颺積善之慶且上以光孝治而下以勸禮俗余之昔也受廛於公為民又嘗登堂為客歆豔賛慕之日深矣謹顯誦所聞題辭其編首云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古者内諱不出門外言不入閫婦人女子而以名字聞於人難矣世徳之衰始有嫠居貞節之譽班班簡書間然宋共執經蹈死左氏尚惜其無權巴清肥家裳褒史遷不以為知禮求諸婉孌執法從容名義嚴而有政慈

而能斷若今貫母滑夫人者近世鮮有往古亦無愧焉

夫人居趙州柏鄉滑里嫁同縣儒者貫府君年三十四

生二男二女而府君没於時孩幼滿室舅姑耄衰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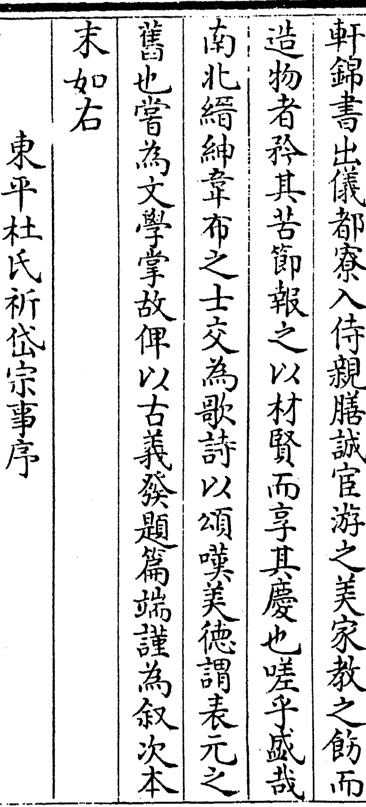
俯躬艱勞仰備珍養支傾補羸晨夜靡息二老人者安

其經營皆以高年樂終及時招師資選婚偶遂以餘力

改厝先親之稾殯者四世貫氏綱紀資業倍振於府君

存時大德庚子歲於是男廷瑞以承事郎來江浙為中

書行署都事年三十九數始孤之期三十有一年矣而



甚勤其官岂苴之謁不行氷蘗之操日著緋衣象板魚軒錦書出儀都寮入侍親膳誠宦游之美家教之飭而造物者矜其苦節報之以材賢而享其慶也嗟乎盛哉南北縉紳韋布之士交為歌詩以頌嘆美德謂表元之舊也嘗為文學掌故俾以古義發題篇端謹為叙次本末如右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鬼神之事自孔氏以來難言之因其難言而世之人誘

為茫茫吉善者無所恃悖逆者益無所懼不知古先聖王雖不日謄其說以求人之震胘而初亦未嘗廢也故有占筮有盟詛有磔禳禬禱之禮而人之愛厚其親者至有減年以相益移禍以自損其事往往有時而信其為儒者又正言以非之曰天之道豈若是瀆而甚者又擬人之近名而言之也嗚呼金縢之書載武王病而周公為弟欲代其死使非仲尼存之於經則人亦豈信之哉東平杜克仁客山陰其兄以檄出餘姚俱病疫克仁

念其家自嚴侯開東藩即有名宦之籍今兄弟南來相依而生死不可知且父遠恐遺無窮憂則私禱岱宗願損已十齡以延其兄幸萬有一得良愈即歸自家步拜詣祠下謝神既而皆愈克仁如其言步拜詣祠下謝神巫請其故驚異之事遂漸聞於人士大夫尋各為詞章嗟嘆以激摩流俗之隆於私而薄於義者而示以諗於余余於岱宗之能生死壽夭人其理不可知也然岱宗無神則已岱宗有神不以與杜氏兄弟而誰與而其事

則孔氏之徒所難言後世以為疑而古先聖王之所不廢者也遂為略書梗槩而歸其卷杜氏云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帥初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先是雪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禦多引外湖之泉以為池泉流環迴斗折涓涓然縈穿逕間松篁霞復之禽魚飛遊雖在城市而

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
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别第以
居公謹遂亦為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
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
芳日從之遊及是公謹以三月五日將修蘭亭故事合
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讌于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
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
中其六不至公謹望望然歎之起視曲水則既漫為壑

恚而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在者
還酒與𣪍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俯納衆
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既又復于初公謹大出所
蓄古器物享客爲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
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譁競狎各不知人世之
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有作而
嘆曰兹遊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兹遊之所由起乎
葢夫兹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之變也鄭

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喇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君子以為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於寒暑其發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茍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樂遊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廢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氓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袪女祑春遊而祓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嗟咨有願為盛時故都之氓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而何擇於禊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
率嚻嚅喑黯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
達生捐累如莊周翛翛然羡死灰枯骼之適若是者謂
之樂乎非耶令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
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
以悲向之嘆者欲惝然以辭既而讙曰事適有所寄也
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
盍各為辭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詩公謹遂取十四

韻析為之籌使在者人探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探而徵之得其韻為古體詩若干言得其韻為近體詩若干言群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巳矣因次第聯為巨編而命表元為之序

壯丹讌席詩序

人之於交遊會合談讌之樂當其樂時不知其可慕也事去而思之則始茫然有追扳不及之嘆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漸漸修還承平館閣故事而循王孫張功父

使君以好客聞天下當是時遇佳風日花時月夕功父必開玉照堂置酒樂客其客廬陵楊廷秀山陰陸務觀浮梁姜堯章之徒以十數至輒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詩或樂府詞纍纍傳都下都下人門抄戶誦以為盛事然或半旬十日不爾則諸公嘲訝問故之書至矣嗟夫此非故家遺澤余所謂追扳而不獲者耶大德戊戌春功父諸孫之賢而文者國器甫復尋墜典自天目山致名本牡丹百餘歸第中以三月九日大

享客瓶罍設張屏筵絢爗衣冠之華訴諧之歡咸曰自多事以來所未易有是樂也不可以無述於是國器甫與永嘉陳其等各探韻賦詩通得古律若干篇而命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其卷端云

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

斯人之居斯世雖學道不可以過勞於是乎必有時節讌遊詠歌之樂以節適其筋骸而調娛其血氣其盡遊之樂非遠之乎山林寛閒曠野之處則不暢固亦有因

勞而求樂未樂而反勞者矣幸而得其遊而可樂然四時之中值乎冬夏隆寒毒暑則不可出可出而遊者惟春秋而春氣喧濁不如秋清故自古騷人逸士以中秋玩月為四時樂遊之最大德戊戌歲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遊者闕焉乃以次夕合讌于君子軒之圃圃主清河張模仲實其族犄如晦烈景忠客剡源戴表元帥初錢塘屠約存博龍泉陳康祖無逸會稽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嘉興顧文琛伯玉侍遊者仲實之子炬爁如

晦之子奎無逸之子繹曾是夕也雲河豁舒風露娟爽容主諸人談諢莊諧嘯歌起止各盡其趣而圃在杭㕓闤闠中略無囂聲深垣窈徑芳林遠樹居然令人有山谷意酒半有歌退之贈張功曹長句者遂取其末章分韻賦詩以為樂夫其遊足以散勞而不煩飲足以合歡而不亂氣清而能羣樂最而有文是豈非學道者之所許而驕人逸士之事也耶明日聨其詩一編而謂表元之齒稍長於諸客也命以為序云

北山小序

大德巳亥之春前清明二日余與顧伯玉約遊北山訪林以道騎過陳無逸要之俱行以道之居去北山尚二里而遠至巳日高舂留飲少憩以道遂導余三人者循冷泉穿玲瓏巖緣三天竺出小陌復南入彌陀寺謁大山愜師初遊時自不擬即歸謂幸可留得留為佳爾至是愜師一見以文墨故家相厚諸客殊無去意行談坐歌俯仰自在惓劇夜向深纔就枕席聞山雨洶洶聲𢥞

戸揺動如臥楊瀾左蠡舟中也明日飯已㤥師復留以道之子自其居載醴食來稍出就彌陀西小精廬享之大醉客主將各散去因分韻賦詩記懽而屬余序其篇首無逸伯玉吳士余家近越於㤥師以道父子葢鄉里云是日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出稽山門東南三十里得陶山魁然一佳塢也於時暮春湍林晝鳴散坐索索有凉氣夜分尤甚臥者聞巖上

虎聲詰朝問人非虎也出山益東六七里一溪清紆如帶居者云即若耶溪溪上有任公子釣臺惝怳無復人境乃知唐詩人夸詡非虛語彼王謝輩懷章綬擕導從而遊直以不能遽爾舍去故耶溪忽縈忽直山乍昂乍伏左右顧皆會人意稍轉登明覺寺諸勝一一在眼中穿西望碧帷四懸雲門寺也初遊陶山小雨至若耶尚陰曀近雲門天日始盡清朗遂投元上人竹房飲酒酒酣倚顧況所題松樹酌葛翁丹井泉分韻詠詩遊者自

永嘉陳用賓而下通十四人皆賦之詩成剡源戴表元序之甲午歲三月二十日序

遊南岩詩序

余既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葢老而遠行意惻然不自聊頗聞州之南有危岩空寛僧廬其中林泉溜清禽鳥往來幸而一遊得以發欝積舒固滯然至官四閱月不能遂也乃季秋二十有八日高春約朋客出闉駕輕舟西浮可七八里所捨舟遵小徑益南坡壠高下起伏

又三里所得岩形如剖瓠穰實懸綴飛層仰積横嶂旁豁崩湍欲窮未半倏湧居者緣其餘隙襲坐床斷步道曲會人意岩東有泉時時出一滴石罅中地宜拒霜花於時暄晴光彩穠澤可愛滿岩鐫來游人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蹤儼然數之適百二十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為奇事岩西攀磴上小窩無數其一稍盤窈云古有得道老釋結坐於此平出轉南疎矗一石峰相直次第刻成立梯者五登其巔州城郭可俯

眺余極力及四梯不敢盡登而止所見已不貲矣初約以昏歸抵岩既晡遂治宿具歌飲岩中夜向深氣倍淒峭非人境凌晨再周遭按歷俱不忍去是遊之事取饌於漁因庖於樵假筆於圃惟牢䴸壺酒穈米燭寮客有預攜者懽縱之極他無比喻垂歸忽自笑余也固習於山居平生行吳楚間見若不少而獨為此留連不能忘情何耶余既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盛氣又多土居何為亦若是復惙惙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篇同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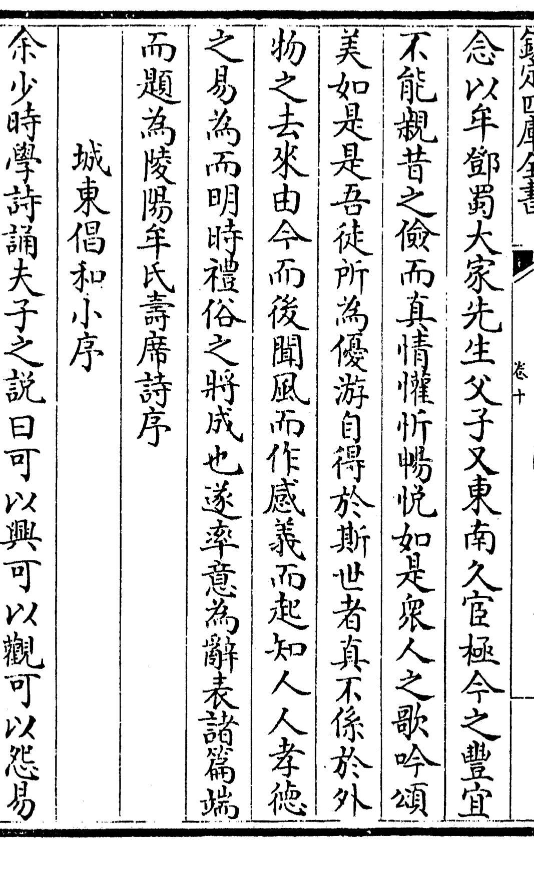
大名王應夔景然先歸餘容鉛山虞舜臣舜民宋如曾吾省上饒鄭仁則則榮曾道華華父徐如礪若金王叔太正輔叔謙自牧則榮之子義榮番易湯及翁及翁而余剡源戴表元帥初是為歲大德壬寅良月朔日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顏色起居飲食

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豢養百為纖悉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輿衛居仰安宅禮或有以煩馳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栖寥處杯漿爵酒鱗鮮粒飡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即而將之其歡忻暢悦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還會稽使者卽食貧茹辛臥苕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貳卿秀巖李先生之外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

隱約廛息煩衍更衣而燠併釜而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嘆其約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弟成甫帥諸弟大設醴食私第爲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游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爲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巳亥春鄧夫人復七十成甫復帥諸弟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於是聞者相率爲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預名其間咸以爲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閥閱之所無有余重自惟



念以年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今之豐宜不能覩昔之儉而真情懽忻暢悅如是衆人之歌吟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為優游自得於斯世者眞不係於外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人孝德之易為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為辭表諸篇端而題為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易

知也至於可以群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當自
觧此非可以言語悟也葢自弱冠出遊至于今閱歷三
紀平生所過從延接貴賤浮沈賢愚聚散無慮千數至
是而始畧知夫交之難而尤未知群之難也非群之道
難於交而交之可致不如群之不可致也交之群莫盛
於杭於是歲在大德戊戌嘉興顧伯玉客於杭城東杭
之賢而文者皆與之游而屠存博白廷玉以歲晏立春
前一日過廬清談劇飲甚適既少倦即相與循開垌步

江皐䠶太白錢鏐之荒墟弔陶朱子胥之遺跡意色蒼莽襟袂神飛踈退而存博遂先成古詩二韻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伯玉既和又别為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又皆和有和詩遂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交襲而郁也其音如簫鐘之迭居而不亂也其類如針芥磁鐵之不相違而相入也噫嘻美哉其群矣哉余也山野土木之人無能預於兹集而知舊憐其流離每不踈外辱以小序見命不敢固辭私心亦喜交道之有

群而詩學之少驗也而爲同業者顧之因附繫其頌嘆云明年仲春哉生明剡源戴表元序

遊蘭亭詩序

蘭亭自右軍後一千年人無繼其遊者山川人情古今賢愚不相遠葢豈無遊者而人不傳耳至元甲子之春於是部使者東平王公新蘭亭右軍之祠塾且再歲荒原廢墟粉㙜翔湧令使者河南狄公禧帷踵臨教治益洽當三月三日右軍肖像適成王氏子孫之賢而文者

曰子才拜薦牲酒祠下遂詰曲水流杯序飲如永和修禊故事當是時兩使者前後至越以詞翰風流接士聲撼江浙東平公雖去越行部相望而河南公欣禮之成首隷於會郡僚之良儒官之英騶鳴轍流于于而來縱衣峩冠彌巷滿谷山翁野叟奔走出覩先是東平公即塾招明師選童稚之秀者以為諸生至是命之當席拱立群誦永和諸賢蘭亭詩音容諧同情禮清邕凡在飲者無不懽愜中飲有坐而嘆曰美哉遊乎自吾具耳目以

來所未始睹識也獨未知較永和諸賢時何如昔仲尼感逝川羊公悲峴山後吾人一千年亦能使人慨慕洛嗟嘆想如吾人於永和否是未可知也既又有作而非之者曰子何以古人為哉子不觀夫杯乎今夫杯油油然隨風而行浮浮然乘波而流盛醇駕輕若浮若沉前行既遷而後至者亦莫能自休焉今吾人之游于世有以異於杯之游於水乎今人之不能為古人猶古人之不能為今人也而何羨乎且人苦不自知當永和諸賢

徘徊几席間取快一時豈暇豫期後世事若然者徒敗人意耳今日之事且極飲為樂安知後來者不羨從吾今日而不可得乎飲酣遂取右軍詩為韻人探一韻韻成一篇自河南公以下總得詩若干篇而屬剡源戴表元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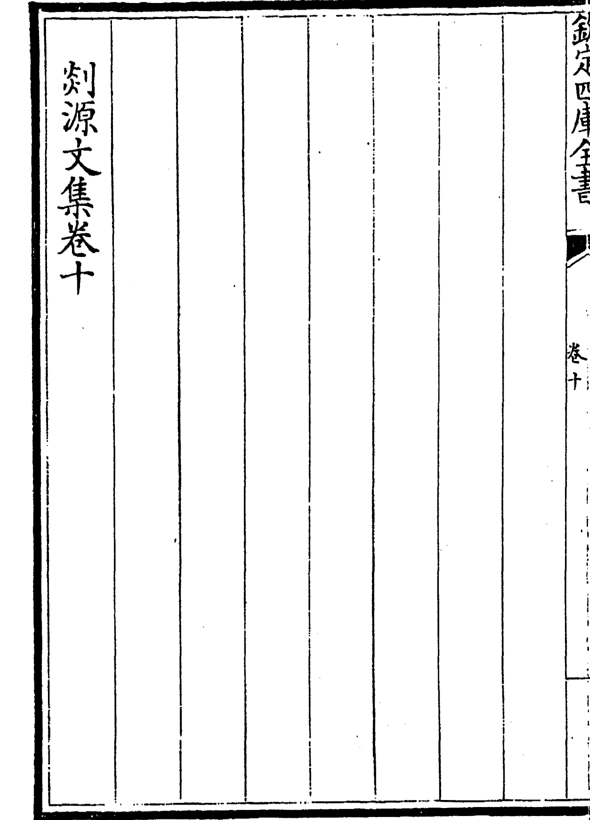
容樓冬夜會合詩序

五官四體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役役而有所獲則因而資之以為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業當

其衝風埃觸霧潦艱難曲折窮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
所獵而後能有區區之贏餘或終朝莫息或窮年暫逸
幸而值之則收形神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
展平生之綢繆以補尋常企願之所不及豈徒若是而
已人之能以功名志業致其大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
為人稱慕姍笑之不同而皆未有不為而成者也况若
吾人之云云進無所榮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躬若
其心自兒童佔嗶學誦間關於名實之得喪顛頓於事

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於農賈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資以為樂耶於是必有默然而自喻者焉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衆也我為迂人必亦有為迂者焉我為獨人必有亦為獨者焉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于雪陳無逸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閒闗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

為情因相留止宿無逆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飫左觴右奕前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舂撞攏闔咯無道途覊旅之感意度相與驩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于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食則亦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夜聿云半詩籌再探群篇告成厥有序引是月二十有三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文集卷十

剡源文集卷十一

元 戴表元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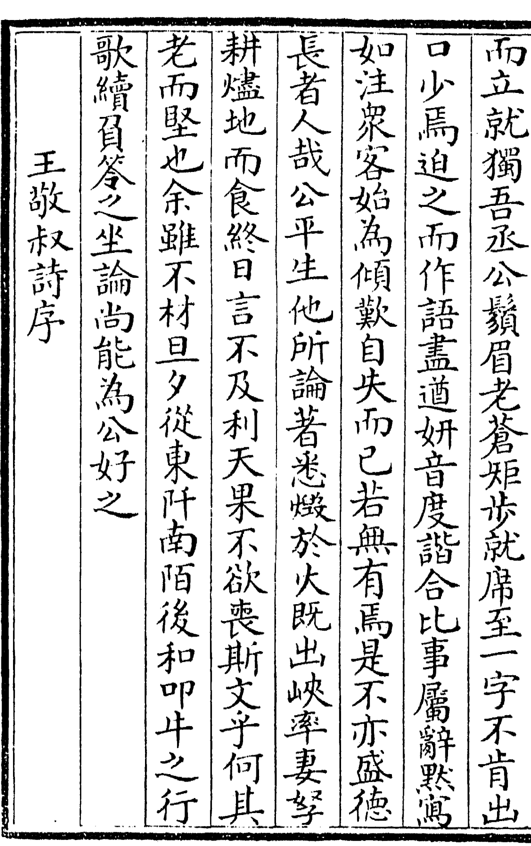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父黨王丞公子兼字達善避地編古律詩雜著凡七十五篇始丞公以文學行義傑立鄉閭閒余初為童居相距無半舍不能識也來錢塘乃始邂逅定為忘年之交聚散數歲各守一官江浙不相聞乙亥之夏皆失仕歸

余又買廬並公為隣於疇昔重郵累駕之不可接者一旦盡得之當是時兩家生産赤立徒有六經諸史先秦以來古文竒刻處士之書合數百千卷每閑暇時留連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間又為歌詞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娱私心甚幸以為吾徒雖不得志於世固有以樂矣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村郊之民往往持槖束緼而立伺塵起即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為之歸葢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不

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旅
交同友容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稚攜挈以遁須臾之
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鄉弃土之戚此於
人情何所暇逸而長篇大章交至迭出倀倀乎若不知
其身之受死禍而饑渴寒凍之號其後也將痛極感深
力不可措遂且猖狂放恣以暢其鬱滯而不自知耶今
觀編中次第一一而在竊嘗想像當時交際閒事惟馬
㬰時為詳或臨流據石佇思而遲成或褰裳擲筆率意



而立就獨吾丞公鬚眉老蒼矩步就席至一字不肯出口少焉迫之而作語盡遒妍音度諧合比事屬辭黙寓如注衆客始為傾歎自失而已若無有焉是不亦盛德長者人哉公平生他所論著悉燬於火既出峽率妻孥耕燼地而食終日言不及利天果不欲喪斯文乎何其老而堅也余雖不材旦夕從東阡南陌後和叩牛之行歌續負荅之坐論尚能為公好之

王敬叔詩序

金華王敬叔示余古近詩若干篇余受而歎曰敬叔詩非余不能知非敬叔亦無以知余之知也敬叔初與余相識時在錢塘西湖之上翛翛然山人處士日幅巾杖履往來南泉北嶂間或遇豪富人供張其處耳如不聞目如不睹時雖不肯與余說詩時時察其動作俯仰益無詩也爾後來吾鄉州同寢食稍及詩事然非有所遊歷及邂逅高人異境瀟散適意亦不出一語余嘗評敬叔斯人有無故而餉之千金度正色能辭之故其詩自

然與世故簡逺最後余來宛陵與敬叔益狎見其詩益多敬叔雖世家金華而生長宛陵有先業之池臺足以備游眺有中産之田園足以充庖釀貧而不怨卑而自肆當戸門清休風日佳好兄弟壺觴硯席浩歌讙醉茂林幽樾之下無不足者以是其詩往往皆非無故而作作必為人膾炙不厭莊周有言尻注者巧金注者㬅百里奚無爵禄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豈不信哉敬叔亦嘗與余言吾人學詩如燒丹道人勞形内悦或能以餘力

取給朝暮若王公大人則不必待是而樂嗟乎敬叔之道信其至於是乎抑吾人之相知猶未之悉異時宛陵有李咸用詩種子孫世其業數百年雖貧而衣冠蟬聯至今近世梅都官能詩尤貧至使人不敢踐其墓草敬叔勉之余旦夕歸剡源山中亦不敢廢故業以求無愧於所為知敬叔者焉元貞丙申歲長至日剡源戴表元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古之聞人能以文學華其躬而名於後世者豈獨繫乎人力之所成就亦其豪傑之見有以異於衆人而然乎予常怪令人好揣摩時材者靳吳士嗚呼彼直見其居衍沃安紛華而無志於超覲遠舉以為士風適當然耳是焉知其初吳之初有延陵季子以多聞博識能使齊魯晉鄭諸國之名賢傾身而願從之交者有言子游輕千里而北學於仲尼仲尼之門遊者累千人而子游為文學首凡東南之儒者班然名揚藝顯宜皆出於二人

之苗裔焉故其流膏餘澤沾注吳士漢魏以來閥閱尤
盛若華亭顧氏其一也顧氏起丞相雍子孫世世不墜
清業其詳著於史牒余嘗客華亭聞所謂亭林野王讀
書堆而願遊焉亭林之東數十里亦有顧氏之居東園
而與余同太學屢為之留連徃復如是二十年始識伯
玉伯玉雖世居東園業成而科舉罷即大縱其學於六
藝百氏之書浩浩乎慕為古文章而出交於當世之勝
己者以廣其識既而猶以為隘也會郡國以其名舉茂

才輿等則槀其書走燕趙間盡與其竒士遊遂迤邐見執政大臣将撼動之以太平經濟之畧當是時年甚少氣甚鋭視勲名爵位若不足致留滯未見省而亟翩然以歸諸公相知者頗極力羈縻之不可得人或為伯玉惜伯玉曰我之為我未失也歸而益力學攻文章乃今叢編鉅帙間楚客之賦詞漢儒之論議唐賢之篇什旬抄月纂已使人膾炙不暇令不止其可以名終身傳後世者雖古之聞人何遠也士大夫懐居養安内無豪傑

特起之見外無交遊廣博之助而望有所立其難哉惜子雖知出此而早衰多累年又加長不得從伯玉驅馳先後而相與觀德業之進則為深可愧悔乎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霆風露雨雪雹電為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為海介鱗羽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蓄焉蓋其為物也停滀盤薄鬱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藴之為

道德發之為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漏泄之或然者耶故嘗考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如

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於文子朱子沒其書大行最有力者建安真希元臨邛魏華父二公纂緝而彙緒之為精余生愈晚併不及識二公而每每私從諸老先生之嘗為其學者剽傳之戊戌己亥間來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使君遊使君生子朱子之鄉而於真魏二公書縷析銖校無復遺憾禮樂刑名度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詢之靡不知知之靡不樂一夕乃得盡其平生製作讀之熒熒乎河漢之光

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後而翕忽之也㤞㤞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氛祲而龜鼉蛟鱷豹犀虎象出沒震耀之不可狎也熈熈乎時春美卉平郊茂樾輿馬手腴而衣冠靚侈舒眉酣氣樂閧歌謡之奏也嗚呼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先生未盡之澤者哉余既惰愚雖幸許教於門而衣食經營有所不暇顧今江南舊德如使君不一二數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又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用疾

首疚心願與同門者永其傳焉辱諸生以序引請故不敢辭

恒莊詩序

客有言恒莊於余者曰縉山李侯德隆自其遠祖太師公以勲業行義立家為北州鉅族事在史官名在天下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尊稱之為縉山忠孝李家德隆又自用其敏介清慎為時能臣而念先業之勤懼愈久且散其宗乃取旁近先塋之田若干畆命之曰

恒莊使李氏為子若孫者世守之以圖永久不壞庶幾近於古之亢宗保族而能恒其德者乎余答之曰李侯之世則美矣李侯之為是事則加美矣抑客亦知夫人之所能恒者乎夫人居土而生資土而養其没也藏土以為歸先王知人之須是三者也於其居也裁之宅里於其養也界之田疇於其藏也成之塋域而賢有功德於人者又世世胙之國邑以酬其勞以勸其類然後人無賢愚貴賤皆得而恒焉後之人於是三者既皆其所

自為有力者過於有餘而無資者遂至於無以濟其不給人之常情有餘之過不能無為不肖不給之久亦不能自制其命而必為賢於是惶惶然或起於遊說或發於技擊或豪或援或譁或藝干禁冒舉以求脫貧賤之厄其不幸而不得與得之而後失者則去窮民之狼籍無幾耳而惟禮法之家豪傑之士始僅能自以其志節表見於世故古之能恒以時而今之能恒以己今夫李侯植身於璆壁之林羅名於氷雪之府名言應經制事

合法而方進為於時以大試其道於是舉也聲激氣盪家振戶率將合四方好義之士悉取縉山恒莊以為式則銷頹風扶善俗其於時政也不為無補豈獨亢宗保族私其德於李氏子孫而已客曰侈哉子之言乎退而率其朋相與為衢歌以發揚李氏之美凡得古律詩若干篇而屬筆於予予綴緝前所問答之云以為李氏恒莊詩序

千峯酬倡序

故友謝羽臯甞為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郡最多不過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頻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計余攷之信然豈其山巉水駛風氣疎爽士大夫得之而為清能靈解往往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而恨平居以來不得擔簦裹糧往從之遊以縱觀其如何之為快庚子歲余在錢塘有攜千峰酬倡過余朱墨伊優中取而疾讀之葢皆新定諸公所作亦有與余江湖場屋庠序之舊方其濯

纓清流連灖層雲雍容雅言優游燕歌固當他有汲汲於今時之為者風霜揺落砂礫淨盡平生扳援馳逐之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俛首從事於山川篇翰間一以逃喧遠累一以忘形遺老寒暄榮悴囂寂禽蟲卉木百物之變出没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册古今之感徃來於中一一可與吾接而不得為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嗚呼快哉然而余言諸公之詩顧若倘然無所遇而作非如唐人朝暮刻苦挾之以資身華世者也

夫為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倘然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而於唐人乎何誇惜羽皐不在不得反覆究極此論姑摭大畧題諸卷端而歸之

陸孟孫字士宗序

笠澤陸孟孫以其父命請於余曰陸氏幸甚得公為婿今者孟孫又幸得婿於公惟是孟孫年浸長矣而業不修懼頽其家且貽公慚願賜之字以教孟孫余謹為字

曰士宗姑蘇之族莫望於陸自三國至於李唐代有雋士其學行志業載於簡牘間班然偉矣迨乎近年資禄名第不為無人而不聞有以是族而行於儒林者與徵族等耳而山陰之族遂名天下談者曰姑蘇田腴而俗侈田腴則其小人無耕鋤糞治之勞而不害得善禾俗侈則其君子偷而無遠心彼山陰之壤多雄岡潔流士生其間不恥無資而恥無名雖牛醫馬人之子知貫挾冊而歌唐虞况以舊族魯語有之息土不材瘠土好義

兹非其證歟余以為不然士視其所居立耳土之腴瘠何擇焉自余為爾家婿猶見褒衣而能清言者數公逮祖唐宣公之牒猶櫝而藏諸廟宣公之祠于社歲時子孫陪祀猶於爾家取足今皆無矣更去之百十年將愈無矣嗚呼孟孫之宗可不為寒心哉孟孫於嗣為嫡長禮為之宗子吾女亦嫡長也獲承宗事孟孫其力務為學焉以無忝所生以解談者之惑毋惰

袁鈞字德衡序

積物之力其初起於銖其輕易舉也銖銖而積之累百而至於為鈞則不勝其舉矣智者於此欲舉之不勞而知其力之所以然必程之以衡衡舉鈞力而物之無窮可以坐致人之於德亦然人之與人其初並鄉而居同塗而趨循循然固相若也忽焉而為大賢無以異於物之積銖而成鈞又由此加積之旦旦而程之而至於可以為堯舜故程物之力而知鈞之無窮者衡也程人之所至而知人皆可以成堯舜者以德為之衡也濟南袁

氏鈞字德衡請文於予書此贈之

史景正字序

甬東史君蒙卿其族昆弟之字皆冠以景既有字君景呂者矣年長學成而疑之以書來剡源曰是不慊吾志願有易也遂為易字曰景正而告之以其說夫物未有可必正者也必正之能正焉者寡矣惟人之心自其童蒙未有不正者也既而能言既而有識知既而無所不為不正者斯至矣雖然其所不正幸而有以治之已失

者可使未遠而還不幸内無賢父兄外無良師傅資徵氣薄功力不充兹其陷於棄人也已爾吾他日掘地尺而得泉涓涓然出竇穴間舒之為淪漣滙之為滄浪清可鑑而美可釀也放之數尋則有混而為泥沙鬱而為汙池湮而為糞壤草莽交之蟲蛇興焉其不至於是然後積衆流之會為渠為溪為湖為江以達於海人心之初不愧於斯泉之清與美也世故之為泥沙嗜慾之為汙池利祿之為糞壤朋儕臧獲之為蟲蛇草莽可以不

懼哉聖人於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吾子其務慎其出而養其正也乎哉年既長者德將愈加學既成者識將愈堅積其功趨而會於聖人之海無難矣

陳處度字序

盈天地之間凡其形之大小聲之重輕數之多少至雜而不能齊者必權之於度然亦有度之所不能權則又折而歸之于矩故有度以度物有矩以處度而天下之

理盡矣豈惟物學者之於道亦然今有人處閨門易周也而不能推之於鄉黨處賔僚易嚴也而不能推之於昵近處窮約易持也而不能推之於貴盛處煩劇易決也而不能推之於閒裕處安樂易肆也而不能推之於患難諸如此類葢必有縱横曲折旁通泛應而不失其度者焉大學論絜矩之道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夫子年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其為不失之

道也陳氏子矩字處度乞言於予書此遺之

王一初名字序

松江王君名一初既又名讀書之室曰一初而問其說於予予復之曰子之名若字子皆自為之為之而不自知而他人何從言之且亦嘗推夫人名字之所由起乎人生之初一而已矣既而不可以無別也而名生焉名之又不可以無別也而字生焉既而其所居處其所服用其交接游歷不可以無別也而名始紛紛然而繁夫

其初之一也而誰與約之其末之紛紛然而繁也而誰與益之是非惟吾與子二人不能知雖有上智神識而何以言其然乎且又非其人之生者然也天地之間形色之類事物之故其生者何限一一而名之將不勝其名一一而言其然將不勝其言故姓氏一也今幾族并地一也今幾等歷象一也今幾家書契一也今幾法以至臯陶之刑名伯夷之典禮伶倫之音樂岐伯巫陽之醫藥卜筮與凡百工衆業莫不各有本祖其初如此而

今如彼是孰使之然哉且又非惟人事之變然也陰陽之升降古今之去來其淳其疵其成其敗如蜩蟬之化蛇虎之逝故者控持把玩不能須臾之久而新者已代之矣則其所謂一者何嘗可一而初安在哉虛無幻誕之徒秉其眩也遂欲悉取而屏之而索諸羣言之外九州八極之表而世之儒者攻之愈堅守之彌力雖其說不必强所難通而遠自上古以來天地之所以立日月之所以明風霆之所以神江河山岳之所以流載近取

吾人日用飲食之所仰賴更百千萬變而未嘗不一者夫豈不可深言而況吾與子之所欲知乎於是王君翛然而笑憮然而喻曰吾問一初子併舉其極吾問名字子偏語其類辯乎哉因書以為序大德戊戌孟夏望日

剡源戴表元序

曹仲達字序

大學曹君之子和父字仲達居吳與余世好相善余為序所為達之義以諗之今夫鷄鳴而起日入而休人之

起居偃仰勞逸榮悴關於氣之噓吸凡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能和之者鮮矣幸而和則四肢百竅皆無壅塞窒滯之處疢病不興而安樂生焉此一身之達也親親長長老老幼幼而家道具莫難於為上寒暑饑渴豐殺之權不敢悍焉莫難於為下喜怒愛惡予奪之欲不得肆焉惟夫不悍不肆處之得其宜則指揮唯諾節度愜適而情義諧洽此一家之達也為人子弟而撫之者順為人師友而接之者悅譽近而遠者聞身賤而貴者孚然

後不求之禄非望之福踰都越邑而自至葢有闔垣掃
軌恐不免焉此一國之達也珠玉不市衔而光麟鳳不
庭畜而祥賢士不出里巷其治行故窮居而和其言則
信而化之可使為三代之俗盛行而和其政則尊而用
之可使為三代之王此天下後世之達也達於一身古
之人有行之者嚴君平費長房之類是也達於一家龎
德公陳仲弓之類是也達於一國管幼安李令伯之類
是也達於天下萬世伊尹周公孔孟之類是也仲達於

此數者其何所從乎仲達曰吾將思之遂以為序大德三年歲在己亥五月望後三日戴表元序

李氏子字說序

桷之屬於室也其為木至小而為數至繁繁故易售小故易求然惟其直焉者為中桷也吾嘗居山見匠者之擇木得為棟者十難一二焉得為梁者十難三四焉得為楹為梠者十難五六焉至於桷宜若往往而遇而積之反勞於他材輒疑而問之曰是尋常之須耳他日營

大厦其用有數倍於是者非踰都越邑累年歲而求之不可得益不惟直之貴而兼其長焉然後為美楠也故愛木者自其拱把而養之以至於楠既楠矣不敢使止於楠也益養之至於為梠為楹為梁為棟亦不止也益養之如皆不適用則有規而為應門為闕者取焉為明堂大室者取焉此非其材之異養之者至也君子之德藝亦然小進如大却羣居而獨行拙於美成而工於持久怯於近名而勇於任重夫然後材堅器良行乎世故

霜露之中出乎衆累斧斤之上不敗不傷引而伸之無用不適矣表季源命其子曰椭復取義於殷頌字曰伯長余愛之欲有以助其養也爲兹説以廣之

史昭父字序

人常言日中必昃以爲世之用明而不能持久之喻余竊謂不然葢日之行乎中天瞰乎下土千萬世旦旦仰而不褻者正以其能中而能昃也苟使中而不昃則人得以窺其神而爲日不旣勞乎豈惟日天之於雷霆風

雨霜露所以寄號令行惠澤者也然朝之烈者晝即收
春之震者冬必藏何也彼所為不數數於用者即其所
以用也豈惟天人之精神智力不懼於不堪而懼於難
繼故有聰如愚敏如鈍其初唇刻不能自給而日積月
累沛乎其有餘在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
明德夫晉進也明出於地上其勢加進也以加進之明
而其體四柔二剛剛又客而柔主也用易者詳戒義於
文而嚴加辭於象使養之以柔而自立於昭若其明不

出於勢而出於我陰多而不晦氣升而能昇噫嘻至哉而於序卦有言曰晉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明夷若之何日中之不昃而可以持其明乎鄉友史昭父名晉伯生於袞繡之門而世鉛槧之業躬韋布之禮余嘉其可以語易也爲序以贈之大德三年歲在己亥十一月望日剡源戴表元序

王仲昭字說序

三衢學者王君勲字仲昭詣余而請曰勲之幼也旣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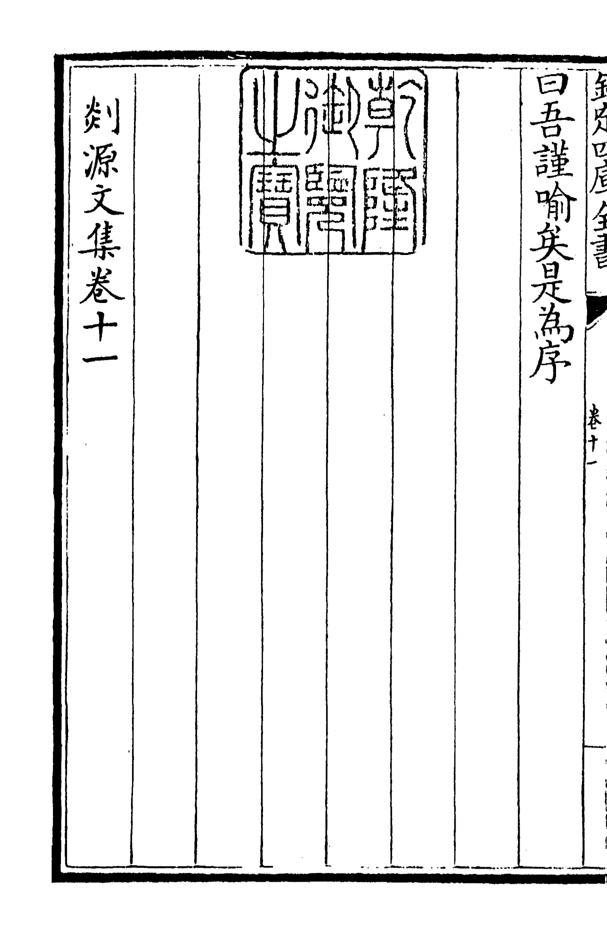
受名於親長也又幸得字於友而未有命之以訓辭顧序而贈焉何如余讓不獲則為仲昭畧疏其概而聽仲昭自擇焉葢夫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惰民政之所非而刑之所不貸故於文力田為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一夫之産使之動揺筋骸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舜禹后稷伊尹之聖而不得免於其初而况他人乎此以耕稼為勲者也未耜既閑則業必有所馴筋力既疲則氣必有所滯於是

有射鄉賔介之講有干戈羽籥之示有弦誦俎豆之率歲時伏臘泣之學官録之黨正而登其成者進之鄉老而列之士大夫此以肄習為勳者也責非君師而求學者聚於其門權非官府而辨訟者決於其庭若漢以來名賢貞士雖功烈不能暢於天下而一時遺風餘韻薰良伏暴扶頹起懦如江河之浸雨澤之潤日夜長養而物不知此以教勸為勳者也德行道義也者人之根幹也言語詞章也者人之枝葉也枝葉之去於根幹遠矣

然木無枝葉無以庇其身人無詞章則亦無以養其德自有人類以來以迨於今紀載之事莫之或廢而千載之間行名之士精於言者皆傳大之以鋪揚先王典章禮樂之美而小之呻吟伊優以自娱其不幸此以著述為勲者也若乃為大丈夫而遇於世才足以行其所欲為計足以達其所欲誹從容廟廊而使四方萬里無桁楊杻械之辜談笑邊陲而使三軍百姓無鼓桴烽堠之警其存也珪冕以迎之篝咢以榮之其久也旂常竹帛

以旌之此以宦達為勲者也耕稼也肄習也教勸之於
著述也勲之在我者也自昭其昭者也宦達也勲之在
人者也昭人之昭者也昭人之昭者待於命命得而為
之則得為之命不得而為之則不得為之自昭其昭者
不待於命為之在我而已矣今之人窮歲年弊血氣以
爭不可必為之命而已所得為者反若不暇為之嗚呼
吾見其力之勞而不免於惑也仲昭智人也今而往其
且將自昭其昭乎其將徐有所待以昭人之昭乎仲昭

曰吾謹喻矣是為序



剡源文集卷十一